

國史考異卷之六

吳江

潘穰章力田撰

吳炎赤溟



文皇帝下

一

實錄永樂七年二月己卯册立張氏為貴妃。權氏為賢妃。任氏為順妃。命王氏為昭容。李氏為昭儀。呂氏為婕妤。崔氏為美人。張氏故追封河間忠武王玉之女。王氏蘇州人。餘皆朝鮮人。庚辰命賢妃父權永均為光祿寺卿。昭儀父李文命。婕妤父呂貴真。為少卿。順妃父任添

鴻臚寺卿。美人父崔得霏爲少卿。八年十月丁巳。次臨城。時賢妃權氏侍行。以疾薨。賜祭。謚恭獻。權氏。鮮人。掖庭之親。因其來朝。特授是職。而不任事。九年正月乙酉。命鄭允厚爲光祿寺少卿。允厚。永均少卿。崔得霏。誥命。王氏奇事。述云。權永均等。雖貴。至列卿。而尚居朝鮮。至宣德中。永均以訃聞。賜白金米布。列朝詩集云。永樂中有高麗賢妃權氏。順妃任氏。昭儀李氏。婕妤呂氏。美人崔氏。俱國王李芳遠所進。而權氏

穠粹。善吹玉簫。最爲寵幸。永樂八年。侍上征虜。還至

臨城。薨。謚恭獻。芳遠驛送妃父永均至。拜光祿大夫。食祿。不管事。尋遣歸國。宣德中卒。賜白金米布。女官王司綵。有宮詞云。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韻晚風。贏得君王畱步輦。玉簫嘹唳月明中。此詩專爲權妃而作。寧獻王宮詞云。忽聞天外玉簫聲。花下聽來獨自行。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又有三十六宮秋月白。美人花下教吹簫之句。皆記其實也。以史攷之。權永均等之官列卿。卽在諸妃冊命之後。其時永均等皆未至京師也。厥後因其來朝。始以次授誥命。而永均則在九

年正月。初非以妃歿後加恩。且其官亦非光祿大夫也。獨鄭允厚者。不知於掖庭何親。觀其與永均同給官誥。同預宴賜。豈亦以權妃故邪。又實錄洪熙元年三月戊子。遣中官往朝鮮。賜祭光祿寺卿權永均。賜其家白金二百兩。衣幣表裏各十。爲賻。永均。太宗皇帝賢妃之父。至是以朝鮮國王李禔言其卒。故恤典及焉。蓋仁宗推廣先朝簪履之恩如此。而諸書謂永均宣德中卒。賜白金米布。皆誤。

二

實錄。永樂七年三月乙卯。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

安。直隸涇州人。濟寧衛指揮僉事。以功升密雲衛指揮。洪武三十一年。擢右軍都督僉事。上舉兵靖難。安率衆拒戰被禽。上惜其才。特宥之。以爲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委任無間。至是以疾卒。九年正月庚寅。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之子宏。陳乞優給。特命月給指揮使祿。遜國臣記謂永樂七年三月。成祖見安。忽問曰。安乃尚無恙。安慚懼。遂自經。野記謂安守北平。以事入見。上曰。保兒而尚在乎。蓋喜之也。明日更召。則安已自經矣。誤以。上言爲憾之也。上嗟惜曰。是子錯說話矣。按是時車駕未至北京。亦不聞安以事入見。

則自經之說虛也。保兒一戇勇武夫。雖親犯顏行。非成祖所深忌。靈璧之敗。既已惜其才而宥之。委以居守之重。數年于茲。不聞有大罪釁。而一言之疑。遽至自裁。恐保兒亦不爲也。令成祖果宿憾未釋。則九年正月。其子必不敢以優給上陳。而猶不失世職之祿。果何幸而得此。當以國史爲信。可矣。

三

實錄。永樂九年六月。交阯布政司右叅議解縉有罪。徵下獄。縉先爲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甚見寵任。坐廷試讀卷不公。出爲廣西布政司右叅議。會有言縉嘗

洩建儲時密議者。遂改交阯布政司。命專督化州餽餉。時翰林簡討王侁有罪。謫隨總兵官在交阯。教縉指言廣東化州。二人遂共趨廣東。娛嬉山水忘返。縉又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上曰。爲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侁皆下獄。後數歲。皆瘐死。楊士奇撰解縉墓碣云。上初與武臣丘福等二三人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扈從功。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秘未發。明年。冊仁宗爲皇太子。封高煦爲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

學士。又明年。福等初議頗泄于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上曰。藩邸舊臣無泄者。其縉泄之。遂出公爲廣西叅議。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交趾。八年。入奏事。時車駕已出征北虜。至京師。見仁宗而歸。車駕還。高煦言縉瞰上遠出。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素所交遊。出資斂之。外兄高建春歸其柩。葬之高氏。楊公於縉有知己之感。所書被讒至死。最爲詳覈。而國史多所避諱。其云坐讀卷不公。及避事勞民等語。皆文致之詞也。瑣綴錄云。議儲未決。召公預議。公言立嫡以長。繼曰。好聖孫。宸衷頓悟。事遂定。後丘福等

泄此語於漢庶人。怨譖不已。乃調外任。竟下獄。邂逅以死。固非朝廷之意。實漢庶人之所爲也。天順日錄云。文皇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爲郡縣。不聽。仁宗居東宮時。文皇甚不喜。而寵漢府。縉謂不宜過寵。致起覬覦。文皇遂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洎宣廟初。漢府果反。交趾亦叛。悉如縉言。蓋縉爲人曠易。無城府。既預密議。復時時進裁抑支庶之說。故上怒其離間。而漏泄之譖得行耳。致寶錄金忠本傳言初議建儲。上以問忠。所對悉合上意。上喜。賜白金百兩。詹事

除。蓋旌其直云。忠與縉同持正論。忠見旌而縉被黜。一則股肱之舊。一則新進之臣也。縉之自廣西徙交阯。令督化州餉耳。斷無妄指廣東化州之理。縉非病狂。安肯聽人教誘爲此。意縉從南京歸。必嘗與傅逗遛江廣間。故有娛嬉山水之謗。贛江一議。亦就所見言之。而文皇旣入高煦等譖。遂假此爲罪耳。至於李至剛之軋縉。國史不及。以其嘗爲縉牽引下獄故也。然士奇撰至剛墓表。又載其言縉怨望事。餘冬序錄以爲李之言解。必因解有誕而附執之目而怨之。不知至剛特因縉之失職左遷。而媒孽其短。俾遠竄荒徼耳。至於下獄而死。

則漢庶人實主之。至剛亦何能爲。黃淮本傳。又以爲淮與有力。皆未必然。按鄭氏大政記。永樂十三年春正月。解縉暴卒。王氏家乘攷載野史云。錦衣帥紀綱上囚籍。上見公姓名而怒。曰。縉猶不死邪。綱退而與縉對泣。沃以燒酒。埋雪中。立死。以正統實錄所書縉下獄死。家產沒官。妻子戍遼東數語。觀之。則此說近實。然縉之大節。在於安儲。固不繫乎病死與否也。

四

實錄。永樂十年五月乙酉。瓦剌順寧王馬哈木等遣其知院海答兒等隨指揮孫觀保來朝。且言旣滅本雅失。

里得其傳國璽。欲遣使進獻。慮為阿魯台所要。請天兵除之。上曰。此虜驕矣。狐鼠輩不足與較。命禮部宴賚其使者而遣之。仍遣使齎勅諭馬哈木太平把禿字羅。十一年五月庚子。韃靼太師阿魯台使撒答失里等來奏。馬哈木等弑其主。收傳國寶。又擅立答里巴為主。請發兵討之。願率所部為前鋒。十二月壬午。開平備禦成安侯郭亮等馳奏。獲瓦刺謀者。言馬哈木等兵至飲馬河。聲言襲阿魯台。實欲寇邊。於是上決意伐之。鄭氏大政記云。永樂十年九月。瓦刺馬哈木攻破本雅失里。立答里巴為可汗。二十年閏十二月。阿魯台弑其主本

雅失里。自稱可汗。按本雅失里為瓦刺所弑。事在十年。而答里巴嗣立沙漠矣。至二十年阿魯台所弑者。乃答里巴。非本雅失里也。此鄭氏之謬也。唐氏紀事本末云。瓦刺馬哈木立答里巴為主。率兵攻本雅失里滅之。然則弑本雅失里者。馬哈木也。非阿魯台也。永樂之十年。非二十年也。昭然可知矣。而通紀諸書俱云。阿魯台以二十年閏十二月。弑其主本雅失里。通紀無此文。是時唐氏誤引耳。去本雅失里之死。已十年餘矣。何得云阿魯台弑之邪。

阿魯台雖偏強漠北。阻兵安忍。然無端而加以弑本雅失里之罪。且也羣公載筆。列史同辭。阿魯台百喙又何

以自辨邪。迄今二百餘年。羶羶遺臭。業已散於野燒。我馬餘魂。未必遊於起輦。孰於舊簡之中。求其失誣之故也哉。按馬哈木既立答里巴。於是阿魯台不肯赴衙庭朝會。至馬哈木死。阿魯台連破瓦刺之衆。而答里巴亦歸迤北。至二十一年夏。馬哈木之子脫歡。大破阿魯台。追至宿嵬山。掠其人口畜牧殆盡。阿魯台蓋以是時。對而戕答里巴。故也。先土干既歸於我。卽奏阿魯台弑主虐人違天逆命云云。蓋阿魯台奉本雅失里爲可汗。故以馬哈木爲弑主。馬哈木奉答里巴爲可汗。故脫歡與也。先土干。又以阿魯台爲弑主矣。余謂元運既終。自愛

猷識里達臘之後。四十餘年。凡九易主。皆同類相噬。慘于屠膾。而其號爲可汗者。往往視傳國璽所在。以爲授受之符。方阿魯台之奉本雅失里也。自謂守府之共主。迨馬哈木之滅本雅失里也。居然問鼎之邪謀。乃陽稱獻璽。陰圖寇邊。成祖知其氣已驕。非文告所能懾服。故決計出師。瓦刺將居奇貨。以要重利。不知其抱空質而負不義也。既而答里巴建號。阿魯台以瓦刺所立。不肯聽命。乘馬哈木之死。遂弑之。而奪其璽。未幾。馬哈木之子脫歡。大破阿魯台。又併太平部落。繇是瓦刺浸強。宣德九年八月。脫歡遣使臣昂克等來朝貢馬。且告已

殺阿魯台。獲傳國璽。欲獻。蓋師其父之故智也。章皇
知亡國之璽不足爲輕重。故詔書謙讓。抑而不納。厥後
普花也。先之徒。弒立相等。而此璽不知何歸矣。嗚呼。可
謂知所寶者也。

五

實錄。永樂十年十二月癸丑。擢進士周文褒爲河南布
政司左布政使。十五年二月甲戌。河南左布政使周文
褒。右布政使王文振。俱坐罪。謫湖廣均州爲民。文褒以
新進驟膺左轄之命。旣而降爲編氓。不復收錄。其得罪
顛末。世莫能明。嘗閱王錡寓圃雜記云。我太祖以燕

城爲元舊都。形勢可以制虜。因以封我成祖焉。及
上登極。卽廣舊邸爲皇城。頻年駐蹕。當時羣臣不知睿
意所向。屢請南還。因出令曰。敢有復請者。論以妖言。於
是河南布政使周文褒等。皆遭重罰。自此基命始定。遂
成萬世之業。雖殺函之固。莫能及矣。然則文褒等之謫。
蓋以阻北遷故也。攷之史。永樂四年閏月壬戌。文武羣
臣洪國公丘福等。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十四年十
一月壬寅。復詔羣臣議營建北京。先是車駕至自北京。
工部奏請擇日興工。上以營建事重。恐民力不堪。乃
命文武羣臣復議之。則營建之議。實在車駕南還之後。

初未嘗禁羣臣進言也。特廟謨先定。故罪文褒等以示
意嚮。未可知耳。然遷都大事。史但載公侯都督及大小
九卿公疏。餘皆闕而不紀。其爲奉春之建策。留侯之演
成者。果何人邪。觀鎮遠先猷記。載其祖夏國公顧成。與
成祖論遷都利害。縷縷數百言。則知當時造膝密謀
者。不止一成。而惜乎其無徵也。落塘詩話。又載永樂
十年。雷震奉天殿。下詔求言。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
而主事蕭儀言之尤峻。上怒。寘之極刑。蕭儀姓氏他
書不少概見。至謂言者與陳瑛忿爭闕下。則瑛之誅死
已久矣。鄭氏今言業辨其誣。而名臣記復誤採之。按史

永樂十九年五月乙丑。陞給事中柯暹。監察御史何忠
鄭維桓。羅通等。俱爲知州。時暹等應詔言事。頗訐直。
上嘉納之。然其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數
請於上。上罪之。上曰。敬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
可乎。慶等慙而退。然上猶慮慶等或害之。故悉陞於
外任云。蓋奉天殿之災。在十九年四月。而其時營建宮
室。皆工部主之。故柯暹等應詔直言。多侵李慶等。而慶
等欲罪之耳。然則所謂忿爭闕下者。殆李慶等事。而傳
者妄指爲陳瑛也。上於柯暹等委曲保全如此。何獨
蕭儀一人以觸怒極刑邪。繇此言之。可以斷其必無矣。

實錄永樂十一年正月辛丑大理寺左寺丞王高右寺丞劉端以縱姦惡外親棄市。遜國臣記云。劉端南昌人。建文二年進士。驟遷大理寺丞。廉明執法。靖難後。與同邑王高並坐縱方孝孺坐樹陰。劓鼻而終。高與端同年進士。又同官。或曰。高刑部郎中。按是時距孝孺之死已越一紀。安得云坐縱孝孺邪。至言端以建文二年進士。驟遷大理丞。亦非也。史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丙辰。擢監生劉端爲給事中。永樂元年八月己酉。陞刑科給事中。王高爲本科右給事中。四年正月庚戌。陞刑科給事。

中劉端爲右春坊右司直郎。七年六月乙丑。書論。皇太子。所云欲陞王高爲戶部侍郎。舊制浙江江西人不得任戶部。如高非出浙江江西。亦從陞用。高本江西人。時爲刑科給事中。皇太子愛其詳謹端厚。欲急進用之。而未暇詢故事。上蓋知之。不欲顯言拒之。故婉詞以諭云。七月己卯。陞右春坊右司直郎劉端爲大理寺右寺丞。從。皇太子請也。八年七月癸巳。皇太子陞刑科左給事中王高爲大理寺左寺丞。二人服官先後。可考見者如此。王高資序似在劉端之前。其起家進士與否不可知。決非與端同年也。二人之佐廷尉皆出

仁宗所拔擢。左右近倖。必有齟齬其過於上前者。故卒陷微文死耳。觀七年六月之諭。則上之疑高實自此始。鄭氏未見實錄。宜其影響失真也。

七

實錄。永樂十一年二月辛亥。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初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兇狠淫虐。生殺任情。與其副使黃禧構怨累年。互有奏許。朝廷雖惡宗鼎。然以田氏世守其地。曲與保全。而改黃禧為辰州府知府。思州宣慰使田琛亦與宗鼎有怨。禧暗結琛。使圖宗鼎。宗鼎及琛數相攻殺。禧既得志。肆橫虐民。民甚苦之。琛自稱人

主。妻為地主。禧為大將。與琛連兵攻思南。宗鼎率宗志琛殺其弟。發其祖宗墳墓。而戮其母屍。盡掠其人畜資財。所過殘害其民。宗鼎訴於朝。屢敕田琛黃禧赴闕自辯。皆拒命不至。自知不為朝廷所容。遂有逆謀。潛使姦人張勝依託教坊司官吏。勉得出入。祇應將伺便為變。事覺。命行人蔣庭瓚往召之。而敕鎮遠侯顧成以兵五萬。歷其境。兇黨叛散。琛等就禽。與黃禧相繼械送京師。皆引服。琛妻冉氏尤強悍。復遣人招誘臺羅等寨蠻人。苗普亮等為亂。冀朝廷遣琛還招撫。因得免死。上聞之。詔有司禁錮琛等。以宗鼎雖橫恣。然窮蹙自歸。得大

使復職歸思南。而宗鼎奏言。必得報怨家以絕禍根。上以其素兇惡。幸今免禍。猶不自懲而欲逞忿。民將有不勝其害者。遂留之京師。月給俸祿。宗鼎怨望。出誹言。因發其祖母陰事。謂始與黃禧姦。實造禍本。而竊其衣食。欲殺之。祖母亦發宗鼎繼殺親母瀆亂人倫等事。上命刑部正其罪。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朝廷初命田琛田宗鼎分治思州思南。正欲安其土人。乃今皆爲土人之害。琛悖逆不道。搆扇旁州。妄開兵。皆爲善良。抗拒朝命。已正其罪。宗鼎尤爲兇鷲。絕滅善。不可宥。其思州思南三十九長官司。宜加意綏撫。

置府州縣。而立布政司總轄之。其原設長官司及差稅。悉仍舊。炎徼紀聞云。田琛者。故思州宣慰使也。自宋元來。世有思州。宗族蕃衍。吳元年。田仁智納土歸附。詔立思州宣慰司。以仁智爲宣慰使。其族人田茂安者。據沿河婺川。以獻僞夏明玉珍。洪武五年。明玉珍敗。茂安乃降。立爲思南宣慰使。琛。仁智子也。嗣立。與茂安之子宗鼎爭砂坑。日等於兵。宗鼎復禁其民。不得從華風。瓦屋樹秔秫。子弟不得讀書。民大疾苦。永樂初。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琛自言願見。上白事。廷瓚遂以入覲。琛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思州。上曰。思南叛歸僞夏時。何

不徑取屬汝邪。畫土分疆。是朝廷事。汝安得擅有之。琛復許宗鼎諸不法事。上曰。過惡在彼。汝何與焉。第安分守土。再犯。吾磔汝矣。琛叩頭受諭而還。與宗鼎搆殺如故。十一年十一月。上乃遣旗較數人。潛入二司。執琛宗鼎去。城中聞無知者。頃之。忽一官開黃榜。諭諸夷曰。首惡既禽。餘無所問。於是諸夷帖然。琛宗鼎至京師。咸斬之。乃諭兵部曰。思南思州之民。苦田氏久矣。其滅之。以爲府治。遂建布政司貴州。以庭瓚爲左布政使。按實錄以行人蔣庭瓚河南左叅政孟驥俱爲右布政使。夫貴使十三年六月庭瓚始轉左布政使。此云左誤也。夫貴州之爲郡縣。其在十一年二月甚明。思琛就禽。必於

春之交。而紀聞謂爲十一月事。既謬。且蔣庭瓚以工部侍郎左遷行人。不在永樂初。而田宗鼎既歸朝。田琛尚拒命。然後使廷瓚召之。安得有琛先入覲。許宗鼎不法之事也。王氏二史攷謂顧成等以重兵壓境。然後囚黨叛散。元惡就禽。所謂旗較數人潛入二司執琛宗鼎。非實錄也。土酋出入。皆有親信擁護。彼既縱惡。若足豈肯斂手就縛。其見卓矣。然國史於琛等就禽之故。殊爲疎略。而王氏直以爲顧成之功。亦恐未然。蓋將廷瓚承聖旨。倚神靈。單車深入。獲其戎首。雖藉鎮遠兵威。以備服之。然其便宜方略。有足多者。史言庭瓚嘗與禽田琛

等之謀。故陞用之。則庭瓚之有功於是役。可知矣。宣德實錄孟驥本傳云。新設貴州布政司。吏部以其名聞。陞布政使。比至貴州。創置設施。撫綏夷獠。皆出右布政將庭瓚。驥尸位而已。此又庭瓚善後之勞。見於史者。至水樂二十二年十二月。以風憲劾其貪黷。降本司左叅議。蓋庭瓚有才而乏清譽。其在貴州。將踰一紀。爲軍民所信服。而王氏乃云不久卒。豈未深考邪。

八

王氏二史攷云。水東日記言。國朝將官專生殺。如都督韓觀守廣西尚然。山忠毅公代觀。則有問焉。問公蓋懲

英國殺黃叅將故事耳。攷之正史及碑誌。俱不言公傳黃叅將事。惟三下南交錄略及之而不詳。按黃叅將者。名中。初以都督僉事。同呂毅送陳天平還國。爲黎季犛所賺殺。天平後大軍南討。毅爲鷹揚將軍。中無職寄。從軍自效。後賞功典下。謂都督僉事呂毅黃中。先失律敗事。後雖有功。不在賞典。等命掌交阯都司。黔公之敗。殺以戰死。再用輔率師南討。簡定等伏誅。中時在軍。而論功姓名。絕不之及。豈其時中不用命。爲輔所僇邪。榮文莊之所謂懲豈。文廟初以是怒張英公。爲其功成而後寬之。且諱之邪。復齋日記則云。張輔征交阯時。一日

國朝通志卷六
明賞罰。而諸將疲於奔命。往往因循玩寇。都督黃中不用命。王以軍法從事。由是人人知懼。不敢辭難避險。未幾。遂有愛子江之捷。時十一年冬也。觀此。則黃中之僂。乃討陳季擴時事。而非討簡定時事也。厥後英公鎮交阯。不踰年而馳傳急徵。卽黎利繼叛。不聞再給虎符。意當時宵小如山壽輩。必有以專殺之事問公於上者。故北征之役。請偏師追虜。而文皇不許。東征之役。請率兵誅畔。而章皇不從。雖曰保全功臣。而使折衝之略。不得竟其用。亦可惜矣。英公之儒雅好文。當在中山岐陽二王間。而卒受制奄人以死。豈非命哉。

九

實錄。永樂十二年六月丙午。車駕發雙泉海。次三峽口。前鋒都督劉江等。哨見虜衆。馳報。上率師兼程而進。

命皇太孫與寶纛同行。專以鐵騎五百護衛。皮巾駐蹕。忽蘭忽失温。是日虜寇答里巴等。率衆迎我師。上率鐵騎馳擊。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數千級。追至土刺河。馬哈木等脫身遠遁。會日暮。未收兵。皇太孫遣兵出覘視。知虜已敗走。上始還帳中。

皇太孫入見。上語以虜敗之故。皇太孫叩頭稱賀。上曰。此虜尚未遠。夜中尤須慎防。遲明追撲之。必盡。

國史考異 卷六
戮乃已。皇太孫對曰。陛下督戰勤勞。天威所加。虜衆破膽矣。今卽敗走。假息無所。寧敢返顧乎。請不須窮追。宜及時班師。上從之。當是時。太孫從行。已儼然撫軍之寄。行則申傲環衛。止則防護帳殿。初未嘗令一當鋒鏑也。而虜主答里巴旣敗。窮追踰兩山。馬哈木等奔迸不暇。豈復有矚吾後者。觀太孫班師之請。慎重周詳。睿慮夙成。其與年少喜功者。實不侔矣。而通紀乃云。是役也。內侍李謙恃勇。引皇太孫於九龍口迎戰。幾危。上大驚。急追回大營。謙懼罪。自經死。名山藏又云。一日以百騎覘虜。至九龍口。虜伏兵突起。可萬人。彼

數十重。左右皆大懼。上神色自若。徐指揮躍馬貫陣而出。邏騎奔告。文皇妄言已沒。文皇大驚。急帥親兵往救。未二里。上至。下馬叩頭。文皇喜。而且泣。從行者陞一級。沒者陞二級。太監李謙在大營。以不從懼罪。自縊。二說不同。其於李謙。或謂以迎戰懼罪。或謂以不從懼罪。而從行陞賞。國史與北征後錄。皆絕不之及。攷之野史。李謙卽保兒。雲南人。乃從。文皇起兵靖難者。亦莫能詳其所終也。九龍口之役。諸書皆不載。惟正統實錄。譚廣本傳云。從征九龍口。爲前鋒。賊數萬騎。憑崖列陣。廣以神箭萬人射之。死者無算。乘勝麾左右夾

擊賊大敗。陞中軍都督僉事。按實錄。永樂十二年九月
甲戌。陞大寧都司都指揮僉事譚廣爲中軍都督僉事。
總操練。與本傳合。然是役賊先與前鋒遇。爲廣等所敗。
安得有 皇太孫被圍事邪。今竝削之。

十

實錄。永樂十二年閏九月甲辰。先是 上以皇太子
所遣使迎車駕緩。且奏書失辭。曰。此輔導者之不職。遂
徵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等。是日。淮先至。行在六部都察
院大理寺通政司。交奏其罪。遂下獄。陳敬宗誌黃淮墓
云。上欲立東宮。密預問公。公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

上意遂決。癸巳。車駕再巡狩。公留守。時漢王潛蓄
嫡之志。忌公獨淡。日夜窺伺間隙。流言監國之過。公遂
不免。一滯十年。處困中。惟日賦詩以自遣。鄭氏名臣記
全採誌文。而爲之論曰。初與公竝入閣者七人。胡儼早
休。胡廣先卒。解縉沒詔獄。惟西楊秉均最久。東楊謀。帷
最密。竝總修累朝實錄。而公園土十年。家食餘二十年。
蒙詬簡牘。君子弗信也。按淮以議建儲得禍。國史既沒
不著。而三朝聖諭錄復備書淮與西楊不相容之事。其
故可知矣。正統實錄黃淮本傳。書建儲之議。與墓誌合。
至謂淮直諫多才略。熟諳朝政。然同列有小過。淮每以

聞以故人或怨之。解縉之得罪。淮與有力。斯亦取瑜不掩者也。瑣綴錄乃云。詢於博識諸士夫。有謂方正學之誅夷。尹昌隆之籍沒。許白雲之極刑。皆出于文簡。因憶昔祭酒劉益嘗見謂。文簡好訾毀。同列一日。便殿未入侍。宣廟問淮何在。東楊對以淮素病瘵。瘵病能染人。自是有旨免奏對。久乃告病侍親。是則文簡好短毀人。固宜有反爾之報。至謂方尹許之慘禍。一出于文簡。則未必然。若果有之。小人之尤者。何得老死牖下。好還之天。豈懵然邪。夫尹許之獄。淮果有力與否。不可知。若方正學事。淮方新入翰苑。雖承顧問。特達之知。其力豈遽

能生殺人哉。淮于黨獄之起。南人當戍邊者。猶力爲救解。何獨贊成正學之獄。所以然者。西楊叩頭乞哀一語。既已得罪信史。而其徒欲以誅夷之酷。委過於淮。以欺後世耳。彼尹氏惡能辯之哉。立嫡以長之對。瑣綴錄又以爲解縉意者。二人不謀同辭。故文皇知物望有歸。難動搖耳。本傳獨言縉之得罪。淮與有力。恐亦得之傳聞之誤。考縉誌狀。皆所不載。而陳敬宗正人。其言必非阿所好者。取信焉可也。

十一

實錄永樂十二年十月丙申。江陰侯吳高以罪免。初高

領兵守大同。多不法。及上北征。班師至興和。高稱疾不朝。被召回京。縱家人給驛。及私役有司車牛。又擅以守邊官軍千百戶鎮撫張玉等百二十餘人隨行。所過騷擾。爲御史成務等所劾。遂免爲民。洪熙元年十一月乙卯。釋故江陰侯吳高之子亮等爲民。先是亮等有罪。仁宗皇帝發克海南衛軍。中途赦還。行在吏部以聞。上命釋爲民。鄭氏異姓諸侯傳云。高永樂十二年被劾。編氓江陰。十七年奪券。洪熙元年。上見高名曰高。往年多行無禮。謫戍海南。高卽死。徙其家。會赦得釋。宣德三年。子昇乞嗣。不許。實錄不著吳高之卒。但云其子

亮等有罪。仁宗令戍海南而已。而鄭氏謂仁宗惡高無禮。故謫之。則高至洪熙初尚在也。竊疑靖難之初。高以遼東兵數攻永平。爲成祖所深憚。雖用計去之。或未能釋然於衷。迨仁宗尤號寬大於高。固非離敵也。何永樂間止爲編氓。洪熙初遂至遠戍。邪果令高有嫌於東宮。則宣宗又不宜援赦例。輒免其子也。至謂子昇乞嗣。不知爾時亮復安在。鄭氏蓋據襲封底簿。其與實錄互異者。莫可考正。當以高卒於永樂末爲近。是江陰李氏漫筆云。江陰侯孫名鐵。舍者腹大善啖。平生未嘗自見其足。永樂間至京乞恩。太宗命光祿寺給

茶飯計食六十斤。謝恩拜不能起。命兩衛士挾之。因不得襲廕。後家不給食饅頭。又食焯茄。俱成籬以克儉。所云鐵舍。未知爲亮爲昇。恐是誤。以宣德中乞嗣。爲永樂時事。蓋吳高旣坐罪削爵。未死之前。其子何從而襲祿邪。若其事之俚猥。尤不足辯。

十二

通紀。永樂十三年五月。上諭三法司。如今各處有妄告姦惡的好生。擾害良善。自今年五月初八日以前。但有被告姦惡。已提到官。及未提到官的。都饒了。不問今後。但有指以姦惡爲繇。生事擾害良善的。罪之不饒。

國臣記云。永樂十四年。諭法司。姦惡齊黃等遠親。未拿者。悉宥。來告者勿理。據此。乃遷都北京後。維新之美政。所宜詳述。而實錄於成祖赦一人。容一言。無不委曲。臚列。以掄揚主德之寬厚。顧如此大事。獨遺之。何也。然自是黨禁少弛。告訐之風。寢衰。而紀綱莊敬等。皆以殘刻誅。則所全國體甚多。諸書豈盡無微邪。攷胡廣本傳云。嘗奔母喪。還朝。上問百姓所苦。對曰。百姓安。獨郡縣窮治姦惡外親。蔓延爲害。上立命罷之。則德音之降。當在廣還朝後矣。皇明詔令。載十四年四月二日。皇帝勅諭三法司。曩者姦惡齊黃等。煽惡逞兇。謀危社

稷賴天地宗廟之靈。已皆伏誅。芟蕪去穢。必絕其根。掃
滌不盡。又將滋蔓。蓋鋤莠所以養其嘉禾。除惡所以保
其良善。惡類既剪。良善獲安。自今年三月二十六日。以
前。凡姦惡遠親。已拿在官者。不宥。外未拿者。悉宥之。有
來告者。勿理。如勅奉行。此與遜國臣記合。則通紀所載
勅諭。譌也。今從詔令。

十三

實錄。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己丑。監察御史鄧真言十事。
其一。吏部之弊。二。戶部之弊。三。禮官之弊。四。兵部之弊。
五。刑官之弊。六。七。八。皆工部之弊。九。十。軍衛之弊。上

可其奏。命諸司。悛改。再犯不赦。水東日記云。建安楊文
敏公行狀。己亥十二月己丑。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
部三法司積弊。太宗皇帝覽而嘉之。密諭公曰。實切
時病。但汝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
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俾入奏。衆
皆股栗。免冠請罪。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王文
端公所爲公傳云。朝臣有傾巧迎合。爲公所抑者。議欲
問之。會北京缺祭酒。衆請以公任焉。上不許。公又指
言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有十。上命以授御史。颺言
於庭中。衆皆請罪。詔原之。而使釐正。楊文貞公撰墓誌

則云。一時廷臣狎恩多縱。忌公伉直。發其私。適太學缺。祭酒衆共舉公。實欲疎之。上不聽。公遂密言十弊。指斥五府六部都察院。章畱中不下。所書似不同。若楊文定公撰神道碑。則又略之矣。王氏家乘攷云。文貞爲文敏墓誌。據其辭義。公與諸大臣相爲排詆也。攷行狀前事頗詳。今止云畱中不下。則御史鄧真所上何疏邪。抑將以此爲諱邪。若文定神道碑。并上疏事盡削之。大抵南楊爲碑誌之類。尤寂寥不足道。余謂東楊密疏。本畱中不下。而後授鄧真入告。行狀傳誌。雖互有詳略。原無不同也。東楊以衆舉爲祭酒。遂指斥諸司積弊。言雖公

而意近私。賴天子明聖。曲全形跡。故不犯大易失臣失身之戒。然而授草言官。排詆大臣。皆不可爲後世法。是以實錄諱之神道碑。又削之。周學士敘所譏三楊陽歛陰施。此亦其一端也。

十四

實錄永樂十九年十一月丙子。上以北虜攜貳命尚書夏原吉方賓呂震吳中醇。議將親征。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勅邊將備禦。未奏會。上召賓賓言。今糧儲不足。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卽命原吉往視開平糧儲。而災

中入對。與方賓同。上以邊廩空虛。不懌。名原吉頌繫之。以大理寺丞鄒師顏嘗署戶部。并繫之。於是賓懼。自殺。賓見原吉遭繫。念事由已發。恐罪及。遂自經死。上聞之曰。朕未嘗有罪。賓意何遽自殞。蓋猶惜其才。居數日。浸聞其平日所爲。怒曰。生失誅矣。命戮其屍。下刑部尚書吳中獄。二十二年八月戊午。復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官。初。大行皇帝凶問至之三日。首釋原吉於頌繫。慰勞之。咨以國事。至是復其官。賜冠帶衣服。被褥帳幃。咸備。復刑部尚書吳中官。夏原吉本傳云。北虜復犯邊。太宗皇帝將親征。原吉言。今邊儲不足。請遣將平之。

無煩六師。忤旨。收繫之。季東陽撰傳則云。十九年。上議親討北虜。羣臣莫敢言。公曰。吾受上恩厚。不可不死爭之。約尚書方賓同諫。入。獨言曰。頻年師出無功。戎馬儲積。十喪八九。災眚間出。內外俱疲。况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命公治邊儲於塞北。賓懼。自縊死。遂獲罪。并籍公家。惟賜鈔千貫。餘皆布衣瓦器。命錦衣官尅日召公還。公方治粟。使者趣甚急。公曰。姑少俟。不爾。慮有侵漁。死吾安之。不以相累也。上御午門。問征虜得失。公歷陳往鑒。謂當內治。不宜勤遠畧。沈不變。坐繫內官監。太孫屢奏請宥公。上察公忠。間訪

國事。公敷對如平時。二十二年。車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某語未了。若謂其愛朕者。李氏序事。號爲典練。而所記原吉諫北征語。皆本其子太常君事狀。故多過其實。史言方賓先見。言邊儲不足。原吉繼之。遂有開平之行。及吳中對與賓同。上始怒。後原吉繫之。賓亦懼罪自殺。蓋主議者原吉。而發端者則賓也。且邊廩空虛。責在戶部。令賓不先以其言入告。又何懼罪之有哉。李氏謂約賓同諫。入則獨言。又以賓死遂獲罪。皆誤。夫開平糧儲。自有主者治之。公特往視。多寡已耳。席未煖而召還。繫內官監。在賓未縊死之前。特旬日間事也。觀侍郎張本等奉命造車。發民餽運宣府。在是月甲申。則原吉之遄出遄返。可知矣。當使者之急徵。原吉雖德量過人乎。何暇從容滄粟。下代可虞之事。此皆不情之譽也。攷楊榮所爲墓誌。與楊士奇所爲神道碑。俱無此事。今不取。

十五

實錄。永樂二十一年五月己丑。常山中護衛總旗王倫。上變。告言指揮孟賢等。糾合羽林前衛指揮彭旭等。舉兵。推趙王高亮爲主。而謀不利於上。及皇太子命下。急捕賊。既悉得。遂召皇太子趙王公侯伯都督尚

書學士皆至。上御右順門內。親鞫之。蓋是時。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皇太子仁明。郵下。往往我抑宦寺。而宦官費儼江保等。尤見疎斥。儼等日譏之於。上聖。父子。然亦希得進。上。儼素厚高燧。上。儼等。上。注意高燧。以誑誘外人。言是。儼等。儼等志而欲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厚善。密言於賢曰。觀天象不久當有易主之變。賢與其弟孟三。常山左護衛老軍馬恕。用子和。興州後屯衛老軍高正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藥於。上。俟。上晏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仗

及符寶。而分兵執公侯伯五府六部大臣。豫令高正偽誤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識以御寶頒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燧為皇帝。布置已定。瑜止之。甥。正密以告之。瑜力諫曰。此舅氏滅族之計。正不從。瑜遂入告。上覽所偽誤遺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斬之。上顧高燧曰。爾為之邪。高燧惴慄不能言。皇太子為之營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為耳。上命文武大臣及三法司鞫治賢等。翼日。上曰。王射成以大象誘人。速誅之。賢等更加窮鞫。毋令遽死。遂下錦衣衛研治。未幾。併其黨悉誅之。二十二年九月丁亥。陞遼海

衛千戶王瑜爲錦衣衛指揮同知。旌其發孟賢等逆謀也。楊士奇撰王瑜神道碑云。永樂癸卯五月。太宗皇帝徵不懌。數日未出。見羣臣。仁宗皇帝在東宮。軍國政務。悉啓聞施行。邪僻傾險之徒。不得騁其私。咸所不便。趙簡王時留北京。敬修孝弟。其護衛指揮孟賢等十數輩。潛結曆官王射成等。及內侍養子。共構邪謀。欲俟宮車晏駕。矯詔從中出。立簡王而已得志焉。實秘不令簡王知。蓋慮不從。卽事敗。塗粉而尸其謀者。公姻家。高以正。布置已定。高密以語公。公駭然曰。奈何甘爲覆家滅祀計。高不聽。又涕泣戒之。高怒而慮其泄也。謀害之。

遂詣闕入疏。上覽之。初疑其詐。反覆詰難。衆爲公危。公詞色不少挫。旣捕賢等至。上親問狀。得其邪謀本末。及所造僞詔。立誅以正射成。及內侍養子。陞公遼海衛千戶。後賢等皆伏誅。高以正。卽高正。但實錄以爲王瑜之舅氏。而碑則云姻家。豈有所諱邪。奉天靖難事跡。載方孝孺草書貽燕世子。令錦衣衛千戶張安齋詣世子。時中官黃儼姦險。素爲世子所惡。而高燧浚結之。爲已地。及安持書至。儼已先遣人馳報。上曰。朝廷與世子。已通密謀。上不信。高煦時侍。上亦贊儼言非謬。上亦不信。語竟。世子所遣人。以書及張安皆至。洪熙

實錄云。時二郡王高煦。數出從。太宗皇帝。三郡王高燧。留佐居守。宦寺黃儼。以高燧之幼鍾愛也。為媒孽奪嫡之計。將為已利。使其黨往來。飾譽高燧而短帝。又謂帝將為朝廷固守北平以拒父也。觀此。則靖難時黃儼已為媒孽奪嫡之計。懼仁宗嗣位。必不免於誅。故謀俟宮車晏駕。倉卒出遺詔廢立。如趙高之于胡亥。而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等。希指謀為變。實秘不令趙王知。則又大類貫高之於張敖矣。神道碑謂欲俟晏駕。矯詔從中出立簡王。最為得情。而實錄則有舉兵推高燧為主。及就宮中進毒藥於上之說。蓋亦出一時告密

張皇聳動之詞。正統實錄王瑜本傳云。瑜發不軌事。有枉者。死之日。自束兩手。如高縣者。號呼救解而卒。則斯獄之不能無濫。可知矣。余嘗論高煦雖有戰功。而兇悍無賴。非成祖所注意。顧獨憐高燧。謹愿數命留守北京。其麾下寧無欲富貴者。而黃儼江保。又為之內主。讒言日聞。故高煦雖徒樂安。而仁宗之勢猶岌岌也。宣德實錄趙王世家云。王寡學問。好武事。初守北京時。命有司政務悉啓王而後行。而邪說左道之人。多見進用。永樂七年。太宗皇帝初巡守至北京。聞其過失。震怒。高長史顧晟盡執其所用小人。褫王冠帶。不許入侍。賴

仁宗皇帝力爲救解。乃復冠帶。聽入侍。以此推之。知成祖無易太子之志。甚明。獨黃儼江保。實爲禍本。久留左右。而不加罪。何也。獄詞第以孟賢爲首。碑文又謂尸其謀者高正。豈非事關宮禁。有未可深言者邪。觀是年十一月丁亥。皇太子聞內侍黃儼江保數造危語。譖之於上。皆不聽。名楊士奇至文華殿。語之故。因歎曰。天可欺乎。非賴至尊聖明。尚得在此哉。則是時儼保猶在肘腋間。禍本未除也。故右順門之事。余以爲有天意焉。

十六

實錄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己丑。車駕次蒼崖戍。上不豫。庚寅。次榆木川。上大漸。遺命傳位。皇太子。且云。喪服禮儀。一遵太祖皇帝遺制。辛卯。上崩。太監馬雲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密與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議。喪事一遵古禮。含斂畢。載以龍輦。所至御幄朝夕上食。如常儀。壬辰。龍輦次雙筆峰。文淵閣大學士楊榮。御馬監少監海壽。奉遺命。馳訃。皇太子。洪熙實錄云。初榮同幼孜。扈從北征。凡軍中一切機務。皆令與聞。時軍行累月。尚未抵賊巢。而步卒多艱。且謠言賊已遠遁。遂令班師。及中途。太宗疾作。頓劇。已而崩於榆木川。

中官馬雲等。皆倉皇莫知所措。乃密召榮幼孜入御幕中。首議喪事。榮等言。宜循古制。用衣衾殯斂。衆曰。諾。或有欲於他事寫勅用寶。遣人馳報。榮等曰。誰敢爾。先帝在。卽稱勅。賓天而稱勅。詐也。獲罪非輕。衆皆曰。此言良是。榮等乃命中官備以大行皇帝崩逝月日。并遺命傳位之意。啓皇太子。雲等從之。旣作啓。遂以屬榮。及少監海壽。馳報皇太子。正統實錄楊榮本傳云。師次榆木川。太宗不豫。召榮等受遺命。已而宴駕。惟榮與親密中貴二三人。在側。榮祕歛如禮。戒勿發喪。整軍旅。嚴號令。外無知者。王文端所撰傳亦同。王氏二史攷云。

野史謂榆木川之崩。金文靖公速集諸內侍。秘不發喪。銷錫爲裨錮之。卽殺工減口。作二詔。一爲遺詔入朝。一召東宮於留都。俾星馳卽位。比喪達京師。寂無知者。皇太子至。遂發喪。易梓宮。文靖一時鎮靜之功。不可及也。按此舉實楊文敏公謀。文靖特成之耳。仁宗特有勅陞賞文敏。論功甚詳。據史。八月甲辰。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至自行在。致大行皇帝遺命。皇太子命皇太孫馳赴開平。恭迎龍輦。報訃各王公主。諭告中外。丁未。成服。己酉。龍輦次鵬鶚。皇太孫至御營。哭迎軍中。始發喪。六軍號慟。聲徹天地。辛亥。在京文武百官軍

民人等。皆素服哭迎龍輦于居庸關。然則所記。太子在南都。與喪達京師。寂無知者。一何舛邪。余謂此舉實文敏文靖同心共濟。諸書或竝美二公。或首推文敏。要之各不相掩。史載洪熙元年正月丁丑。楊榮金幼孜各辭尚書一俸。上曰。卿等事皇考。屢經扈從。勤勞多矣。况皇考賓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盡力維持。朕每瞻奉几筵。未嘗忘。今與三俸。豈爲過多。卿等其勿辭。楊文貞誌文敏墓云。師次榆木川。上不豫。既上賓。凡沐浴襲奠飯含棺斂一切之禮。悉出二公。衆遂推公先馳歸。服。蓋決幾應變。乃文敏所優。文靖固不如也。若遺命已

馳京師。太孫未赴行營。所恃以鎮靜物情者。非文靖而誰歟。宣德實錄金幼孜本傳云。扈從北征。道中兵疲。上以問羣臣。皆莫敢對。幼孜獨請還師。雖忤旨不悔。又稱幼孜論事必正。則班師之早。文靖實有功焉。按遣使諭虜。在五月甲申。班師之計。已決於此。不然。大舉親討。安肯未見敵而還。而久淹沙漠。兵疲餉匱。猝有鼎成之變。將爲殘孽所乘。中外恇擾。可爲寒心。然則文靖獨請還師。尤繫安危大計。而文敏所爲北征記。直以振旅之速。歸之宸斷。國史因之。恐非事實。墓誌謂二十二年從北征。中道軍餉不繼。上聞之。命公與金公總計其

數。遂如公言。遣使諭虜。釋其不臣之罪。下令班師。此似
文貞緣飾之詞。使文敏果有是言。北征記不當自沒其
善。而幼孜本傳何以一羣臣莫敢對也。讀者審之。